

字色表示：承宗、愛瑪

=====

「物資又要見底了，怎麼最近好像消耗得比較快呢……？」

又到了該去採集物資的時候了，原本承宗總信誓旦旦地認為自己定能帶回足夠的物資，卻總沒想過有人一起生活後那消耗速度也會變快，所以要出門採集的頻率也就跟著增加。

「算了，既然收容了人，養家活口就該是應盡的義務了，走吧！」

雖然嘴上一直發牢騷，但他還是揹起了背包，往自己常去的超市出發。

四處遊走的感染者愛瑪，這次在超市潛伏，等待著獵物上門。

不過看見了有些熟悉的身影後，她沒有選擇伏擊，而是現身。

「該不會是……小矮豆吧？」

她將自己變得銳利的指爪藏在腰後，但那雙金色的眼眸看起異於常人。

「誰？」

在尋找可用的物資時，突然傳來說話聲，令承宗朝聲音來源看去，只見一名金眼紅髮的女子出現在不遠處。

「妳好，妳也是來找物資的嗎？……等等，妳剛才用什麼名詞叫我？」

承宗一開始還禮貌地跟女子問候，但接著突然發現她似乎用了什麼名詞在叫他，而且那稱呼好像還曾在哪聽過……正在思索之際，一直在人身上打量的目光移至她的胸前時，條地瞪大眼睛。

「難道妳是……大乃寶？」

「我說，你都是看胸部認人的嗎……」

愛瑪苦笑著。

「看來我沒有認錯呢，對了，我應該……也算是來找東西的吧。」

「這樣子啊，那還真巧呢！既然如此，那咱們就一起找吧。」

沒發現愛瑪的不尋常，承宗以為她跟自己一樣，都是要來採集物資的倖存者，因而爽快地提出邀請。

「不過也真是沒想到，多年不見的我們竟然還有機會再見面啊，我還以為已經見不到面了呢。」

「這段期間，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呢……」

自從受到感染後，愛瑪的記憶便得有些曖昧，但在感染者之中她應該還算是較理性的類型。

「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，都快想不起來了。」

「的確是啊，短短幾年，事情卻多到很不得了的程度。」

承宗邊走邊說，對愛瑪所說表示同意，同時也心生感慨。

「記得那時我們應該都還是未成年的學生吧？當時的妳成長得挺快的呢，而且現在看來似乎還更上一層樓了。」

說到這裡，人也剛好繞到愛瑪身後，接著便突然將手往她的屁股伸去，絲毫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多無禮。

「你也變得成熟些了——才怪，要是成熟太多我可沒辦法一眼認不出來吧。」

彎腰恣意翻找物資的愛瑪回過頭，想做個鬼臉，卻被對方先下手襲臀。

「唔……你要找的物資可不在我這裡？」

「對呢，我不小心就因為這裡圓滾滾的而以為是否有藏什麼了。」

被愛瑪一提醒，承宗故作恍然大悟地敲一下自己的頭並吐了吐舌頭，擺出淘氣的神情。

「雖然外表可能看不太出來，不過我也的確是比以前成熟得多了喔，不信的話要不要仔細看呢？」

有些懷疑的愛瑪，心想對方一定在打什麼壞主意。

「什麼？那我姑且瞧瞧吧。」

「沒問題，跟我來吧。」

其實這間超市因為庫存的物資相當齊全，因而一直都是承宗常來的地方，連帶地也讓他對內部格局瞭若指掌。

他就這樣帶著愛瑪往下走一層進地下室，房間裡放著一張大型雙人床，不知是不是有人特地整理過又或是常來使用，床上比起塵埃遍布的地板明顯乾淨許多。

「相信來到這裡，我們就可以好好確認下彼此變得多成熟了吧。」

雖然愛瑪不知道對方是不是一樣是感染者，但能確定的是對方的腦袋裡肯定充滿了病毒或是其他類似的東西。

「正好也想休息一下呢。」

愛瑪坐到了床邊慵懶地側躺在床上，望向承宗。

「沒關係，妳就躺著休息順便看我成長了多少吧，當然我也想更深入看看記憶中的那個大乃寶還成長了多少。」

承宗也跟著爬上床，不過並沒有躺下，反而跨坐在愛瑪身上，樣子看起來就像在騎馬。

「讓我看吧……小矮豆的成長。」

愛瑪曖昧的笑著，轉正面對承宗。

將愛瑪的上衣往上掀，藏在底下的一對豐軟漸漸映入眼簾。

「真不愧是大乃寶，跟那時相比真的成長了不少哪。」

回想著那個晚上看到的愛瑪胴體，記得那時就已經很傲人了，然而現在看來明顯是今非昔比——不只是又大了一些，還隨著衣服被掀起而展現驚人彈力，在他的眼前不停晃動。

「按照約定，我也讓妳看看我的喔。」

說完便將褲子脫下，將自己股間的兇器晾出來。

「不變的應該只有……你還是一樣那麼好色吧，呵呵。」

愛瑪笑著說道，一面挪動身子，捧著雙峰將對方的凶器夾入乳溝間磨蹭。

「放下差事，和久違重逢見面到朋友一見面就坦誠相見，這樣好嗎？」

「也沒關係吧，反正我們又不是沒看過對方的，而且這也表示我們真的友情深厚不是嗎？」

好像真的不覺得這樣有何不妥，承宗如此說道，同時也不忘配合愛瑪的動作扭動腰肢，讓慾柱在她的乳溝裡蟲子般地蠕動。

「是說最後一次見面時吧，但是，朋友才不會做這個吧，一般來說……」

愛瑪稍稍鼓起了臉頰抗議，隨後以手把雙峰按緊，惹得深陷其中的凶器被更加地壓迫。

「換句話說，就是表示我們不單只是一般朋友的關係囉。」

對於愛瑪所說耍著嘴皮，並用雙手撐床讓腰前後動作，使得被夾住的物體能在溝壑間進出。

「說不定……是獵物與掠食者的關係呢？」

愛瑪虛張聲勢的張嘴作勢要咬，最後一口含住由乳溝上側突出的凶器前端。

感染者的唾液就像是媚藥一般，立刻使得承宗的下體愈發脹熱。

「哼嗯……以前都沒感受過，沒想到愛瑪這麼有本事哪。」

以為快感只是因為被吸舔與夾擠雙管齊下而產生，承宗不禁為之哆嗦，完全沒發現有何不對勁。

「那如果照這比喻來看，差不多就等於我是被捕獲了的獵物囉。」

「唔唔，小矮豆還蠻有自知之明的嘛……在這種絕境下求生當然要點本事囉。」

愛瑪吐出了被舔得溼亮的部份。

「那麼……也該換人家舒服一下了吧？」

「也是呢，畢竟不能只有我被服務到嘛。」

胯下的物體被解除了拘束，承宗也就得以從人家身上起來，隨後退至她的雙腿間，把遮蔽下頭的布料予以褪去。

「這次，就換我來嚐嚐大乃寶這裡的味道吧。」

說完便伏下身子，開始細細舔拭有著漂亮顏色的秘部。

「唔……果然叫綽號還是哪邊怪怪的。」

「如果說現在起想要以名字互稱的話，能嗎？」

愛瑪分開了雙腿，感受著對方的舌尖掠過自己纖細而敏感的秘境。

儘管覺得對方可能有些急色，但不得不承認對方的技巧相當熟練。

「哼呀……你不是也挺厲害的嗎……嗚！」

被點燃慾火的女孩，臉頰發燙了起來，期待著被造訪的花園泛出春水。

「嗯？大乃……啊不是，愛瑪妳的意思是這樣嗎？」

聽到對方所說，承宗話說到一半便改了稱呼，並抬頭看著人人家的臉，彷彿在確認她的意思。

「不過愛瑪妳這裡也是很厲害哪，我只是輕輕舔了下而已，就已經迫不及待地湧出大洪水來了。」

說完，又低下頭繼續動作。

「對、對的！……承宗。」

愛瑪與他對上眼後，自個兒倒也喊得不習慣了。

「等等……不要這樣說人家呀，真是的！」

明明沾滿承宗嘴邊的花蜜，才有著令人意亂情迷的費洛蒙，但愛瑪反倒卻是最按捺不住的那個。

「那個……想要了，可以的話，我幫你給戴上吧？」

她小聲說完，找出保險套來。

「要戴啊？真有點出乎意料呢。」

由於這裡是超市附屬的情色旅館，所以放有各式各樣的情趣用品與保險套一點都不奇怪，只是承宗對於愛瑪要他戴套的這件事稍微訝異了些。

不過即便如此，他也沒有表示反對，決定照著愛瑪的意思去做。

「好吧，那就麻煩妳囉。」

說完，便改在床上呈高跪姿，以利愛瑪動作。

愛瑪啣著保險套，一輪吞吐之後將那薄膜給套上，接著冷不防地將承宗給推倒在床上，同時往對方身上跨去。

「你呀，得多小心外頭的感染者，可別被感染了呀。」

一手托著微微發燙的凶器，隨著女孩往下一坐，順勢將其引導至窄而濕滑的小徑中。

「感染……？什麼意ㄟ……呼嗯……！」

聽到愛瑪所說，承宗先納悶了下，但還來不及深究就因為自己的東西進入愛瑪體內而被打斷了思緒。

「這就是……愛瑪裡面的感覺嗎？」

第一次進入久未謀面的好友體內，雖然隔著一層薄膜，但那觸感還是讓承宗忍不住發出呻吟，神情想必也變得很滑稽。

「承宗真是的……」

愛瑪眯起金色的眸子，在對方耳邊輕聲繼續說著：

「——跟我做，不戴套的話，會被感染的哦。」

女孩吮弄、品嚐著男孩的耳珠。

當她柔軟的臀部沉到了底，長舒了一口氣的她似乎很享受這一切。

「欸……？愛瑪妳……？」

聽到這樣的告白，承宗不禁感到訝異，昔日好友已經成了感染者？怎麼這樣的事會發生在她身上？

雖然感到錯愕，但他現在無暇去思考這些事，因為從下半身傳來的快感彷彿在告訴他「先別去糾結那些事了，爽完再說吧！」讓他反射性地伸出手，按在愛瑪的臀上，接著便開始由下而上動作起來。

「承宗在某些地方很遲鈍，總要我說出口……你才明白呢。」

順從感染者本能的她早已拋棄了身為人的道德觀，但卻感覺自己心底對於故人的情誼，似乎還有道底線不能逾越，只不過她自己也不知曉，驅動著她扭起腰桿的慾望，會不會再晚點便燒斷最後僅存的理智。

「……傻瓜。」

柔媚的喘息與呻吟間，穿插著她無奈的輕嘆，卻被床墊的彈簧因兩人的碰撞而嘎嘎作響給蓋過。

「不過……雖說現在的妳已不同於以前的妳了，但要我說的話……妳依然是妳。」

對於故友的變化，承宗似乎不以為意，甚至明白表示了自己不會因此就對她另眼看待。

「說到這個，我突然想起來了……不知妳是否還記得，那個晚上我們打的賭？」

回想起過往的事，讓他開口詢問，雖然在此同時他正做著將臉埋進人家胸中磨蹭，這種像在撒嬌又像在襲胸的行為。

「那時候我老是欺負你吧……雖然說彼此彼此，但那時候你會在賭贏之後提那個要求，真的嚇到了呢。」

愛瑪撫摸著懷中男孩的髮絲。

「不對，印象有點模糊了呢，我想要你告訴我。」

「愛瑪不太記得了嗎？就是那次……我們有拿在十分鐘內尻槍來打賭，贏的可對輸的提出個要求。」

由於已經是多年前的事，承宗也得用力回想才能想起一些內容。

「結果那時……我贏了，於是我就跟妳提出交往的要求，是這個樣子的。」

愛瑪輕輕笑了。「什麼呀，那樣的賭注……好傻好天真呢。」

「我想，雖然過了很久，願賭就要服輸呢。」

「那麼，愛瑪的回答是什麼呢？那時妳曾說過隔天會給我答覆，沒想到卻突然發生這樣的事……結果從那之後我們就一直沒見到面，連帶地我也一直不知妳的答覆……」

雖然已經過了很久，不過承宗還是想知道答案。

「我已成為感染者，循著本能狩獵的怪物。」

「即使這樣，你也想知道答案？」

「是的，畢竟再怎麼說，這件事都還是該有個結果的，就算已經拖過了那麼多年也一樣。」

承宗回應道，明白表示了他還在等待愛瑪的答覆。

「不管是當時或現在，我都願意哦。」

回覆之後，愛瑪再度帶起、加快兩人交合的節奏。

「……你像是撲向火焰的飛蛾呢，真令人擔心。」

「不過這也算值了，因為總算等到妳的回答了。」

配合著人家腰部的動作，自己也伸手環抱著人，同時將腰不停往上頂。

「雖然我們現在已經不同了，但我還是很高興，這一來就算是了無牽掛了。」

說完，彷彿不在意自己會否遭到感染，將嘴往對方唇上湊去。

柔軟的唇瓣交疊，試探的舌尖深入……交換著溫熱溼黏的唾液，在令人窒息的前一刻才分了開來。

「……說得好像是最後一面似的，這樣會讓人有點感傷的。」

愛瑪捏了一下承宗的臉皮。

「畢竟很久沒見到面了，所以會對遲遲未來的答覆有些掛懷啊，而且既然重逢了，那也應該就不會再有久別的情形了。」

雖然是會感傷，不過也明確表示了是因為終於再次見面且得到遲來的答覆而感傷。

這時，想起在營地還有已經跟自己同居的人在，雖然可能會有許多要解釋的，但那就往後再說，先把現下的事解決吧。

「愛瑪，我感覺好像就快了……」

「倖存者與感染者保持聯繫嗎？聽起來很危險呢，不過……我喜歡。」

愛瑪的喘息變得淺而急促，絞夾著肉棒的腔穴於每回的抽送間陣陣緊縮。

「這邊也快忍不住了，所以……隨時都可以哦，承宗。」

「好喔，那我們就一起去吧……嗯！……」

雙手摟住愛瑪的腰，伴隨著一聲悶哼，把高潮的精華全部洩出，到深處時又因為保險套的關係而被盡數接下。

「哈啊、哈啊……」

高潮過後，從承宗身上下來的愛瑪，趴在對方的胸膛上聆聽那略為急促的心跳聲，感受著活人才擁有的溫度。

「從那之後就沒再碰過愛瑪的身體了，真令人懷念哪……」

雙手一直緊緊摟著不放開，使自己可以重新回味以前曾有的那感覺，雖然這次才是二人第一次發生關係。

良久，他這才從對方體內退出，並將裝滿自己液體的薄膜取下。

「只懷念我的身體嗎？好色呢……」

愛瑪笑著說道，坐起身來著手整理衣物。

「當然不只囉，能跟多年不見的好友再會本來就很讓人感動啦。」

愛瑪起身後自己也跟著起來，把套子打結後將脫下的褲子重新穿好。

「對了，既然妳現在是感染者，那也就是說妳是四處遊蕩的囉？」

似乎想到了什麼，而這樣開口提問。

「基本上算是這樣吧……怎麼了嗎？」

整裝好的愛瑪，重新將馬尾紮了一次。

「如果不介意……我的營地附近有些地方還挺適合住的，妳要不要乾脆來定居呢？」

提出當鄰居的邀請，好像沒發覺找感染者做鄰居是不是哪裡怪怪的。

「是嗎？那麼，就先看看再說好了呢。」

愛瑪笑著回應，輕快的床邊站起身來。

「真高興妳願意考慮呢，這樣我們應該能常常見面囉。」

聽到愛瑪的回答，承宗也笑著回應，並且湊到人家身邊耳語。

「當然如果愛瑪有需要，咱們應該也可以偶爾『私會』喔。」

「……傻瓜！見到感染者還撲過來的倖存者，大概只有你一個吧。」

對於承宗的說法感到害羞，愛瑪忍不住稍稍推了對方一下，接著露出苦笑。

「妳也知道，我的性格就是這樣啊。」

絲毫不覺得有何不妥，同時也對自己的落落大方表示自豪。

「雖然關係可能不太會像以前那樣，不過往後的日子還是多多指教囉。」

下床後朝對方伸出手，表示邀請人一起離開這裡。

「很高興終於找到你了，未來也請多指教。」

愛瑪搭上了承宗伸過來的手，準備一起離去。

於是，曾經的青梅竹馬雖然因為突如其來的事故而分開，且彼此的身分也已有不同，但總算是獲得了重逢，而這友誼也將以特別的新形式繼續下去。

＝ ＝ ＝ ＝ 完 ＝ ＝ ＝ ＝

字數統計：3260、2036